史記卷之一百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節也俠甹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甹音普名反其義難脩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髠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捴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蔶

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在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

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

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字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與者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事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事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裴駰曰欲使竇

長君爲介拔奇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

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狥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肯反謂烹令）

趨鑊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肖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孫贊曰鄃音俞頁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屢一曰覆驅案孟康曰屨履躡之也贊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去搴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屨之與屢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

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厥聲是與欒布哭越趙郡禁見厲赴鼎非寬識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撓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莪養而有光或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欒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知哉焉乎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史記卷之一百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故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

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
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
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
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
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
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
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
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
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
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
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諫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作行駟案服虔曰自皆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義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
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
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
日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
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
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
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
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
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
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
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
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
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
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
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
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

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亘言袁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

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謀斎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

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還言也○李奇曰案張晏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疑還禍也君何惡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李奇曰害囊亶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騎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若趨難齊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無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譆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梁之義其後主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棓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之後也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陗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峭峻○索隱曰案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峭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曰壖音乃亂反謂壖外之餘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壖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譊）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

名召賣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章說孔文祥云名先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言其鉗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抗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

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袁盎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譽見重卬帝顯顯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

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袁盎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罪諫止

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錯

不為禮則折辱之盎殆以亟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輒以惡見賊迹其平昔亦非

自全之道矣三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

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不為禮則之丞相舍折

聞之爲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盎素不好
鼂錯故因吳反事譖之盎盎本安陵羣盜
宜其恃心忍戾如此
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赭文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鄗邑也又蘇秦傳云楚北有鄗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著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貲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〻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

如淳曰質讓也至宫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宫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

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
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徐廣
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略
反絮音女居反案斮摩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
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
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碑礎至
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
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

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孫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

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一作足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令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掬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又侵拒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

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恐也稱
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
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
韈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開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索隱曰結
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
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
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
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
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

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

時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門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

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蓋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蓋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
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遼下音乃何反
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都尉
卬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
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闑○索隱曰橛音其月反○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
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乘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構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虔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林徐廣曰襜一作襜○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襜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趙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誅李牧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

曰聚音叔喻反漢書作最景本齊將○正義曰絕衰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高擢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廩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擊也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

不行謂吾令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崔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車之

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誦諫有激諫唐之言頗狀于文帝其得激諫之效歟

尚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譖而罪李牧者何遠唐
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
何其應之捷發數日數諫之効

史記卷之一百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絜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

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袁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

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
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
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
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
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
子之舍者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
日牏築垣短版也音住兩牏謂兩㴻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

廁竇廁竇瀆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楲竇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腧音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竇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竇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竇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竇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腧窬敍以業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
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
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
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
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
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
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
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大馮敦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
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
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
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
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
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
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
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難音乃旦反言欲歸難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幷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

也如淳曰櫟機轠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轠音備謂車轠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備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貰曰移言劒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華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辨也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字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權去病少言不泄亦其質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

不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絜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絜至眼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云同○正義曰清猶淨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入卧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

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褻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

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

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

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

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叅反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

作殹孟康音驅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袁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詁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好而周文處讇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之處讇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羞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處讇安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為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

雙嶷行訥言
俱詞芳躅三

黃震曰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荀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密見親出入言禁殆閹寺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史記卷之一百四　　吳興淩稚隆輯校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 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 正義曰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記反 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

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
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
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
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
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
皋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
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
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

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
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
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
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
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
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
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
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
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
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
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
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
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
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
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暴音步卜反）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

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剌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接行谷有棧道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桀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遊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

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
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
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
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
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
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
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
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
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鞅
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

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
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
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
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
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
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
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
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

石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
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
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
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
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
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
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
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
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

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索隱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傅會太子也不傅事何也索隱曰傅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

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之一百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曰二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間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需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耶來見浮洪陰耶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

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鄭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
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
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
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
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
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
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
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六月卓日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氾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蓋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

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
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
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
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索隱
曰蹷音厥○正義曰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
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
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
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
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臾附下又音趺○正義曰臾附二音應劭

云黄帝時一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橋引案扤毒熨索隱曰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夭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扤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兊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荒膏荒也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腸胃正義曰上子箋反下因管反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浮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曰腹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

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說一曰正義曰言病者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脹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云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潸音山長潸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睞索隱曰音接睞即睫也承睞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繵音直延反繵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二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

外九合也言經絡不子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脅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

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三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鑯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正義曰熨音搭鬄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又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

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湊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

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

脉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帝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續一作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

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知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奴東反)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

氣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脉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內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脉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和也正義曰王叔和脉經云脉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脉有過正義靈曰丙云脉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知即經主病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

一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也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乏下章曰所與以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
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觧故絡交熱氣已上
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曰
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
數忔食飲索隱曰忔音疑乞反忔者風痺忔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
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
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躁而經也
徐廣曰濁一作踴又作搖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因身熱脉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

音直隴反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過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鬲為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蹶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郝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得前後溲索隱曰溲音所留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正義曰飲於禁反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氣口也〕脉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正義曰擥音覽〕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

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毘）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癉客脬（索隱曰癉病也言亶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之正義曰癉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𣶒（索隱曰劉氏音過）

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正義曰沉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音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其共養近所共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曰死即知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

尤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二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

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脉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日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脉口日大陰此三陰之脉也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徐廣曰蕑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

診其脉曰迵風迵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迵風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蹷胷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

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涸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索隱曰瀺音士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漐身體汋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盖妾奴○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

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陰之脉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嬭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茲己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

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〻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敷豆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

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
灸其左大陽明脉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莨𦶇藥一撮正義曰浪宕二音以酒飲之
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
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
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
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
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
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
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
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
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
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

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蟯蚘蟲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黄黄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止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

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俛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

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燻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

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氾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索隱曰音饒瘕舊音遶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蟲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入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秦又作桊○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

蠱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一本又云一作秦秦謂螓首言髮如蟦螬事善近也是
蠱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
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而疾
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
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
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
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秦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
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

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寒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裹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

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
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
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
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
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
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
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
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

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内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瘐)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内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閭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春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聲也讀如音又作瘖瘖者置也言廢入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

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處姓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脉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蹹○正義曰謂打毬也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晡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索隱曰脉病之名曰番陽音以言陽脉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

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
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
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
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
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
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
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

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皆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庚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

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蓳○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賁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

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

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圖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齡）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

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一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
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
祥之器豈謂扁鵲等耶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虢嗣尸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
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凡人食入於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
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
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

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
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
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
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咽至腸而數之此經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
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心重十二
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元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為帝王身之

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
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營脾裨也在助胃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王女子
毋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
主藏魂魄肺孛也言其氣孛故短也鬱也其神入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
從官二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
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
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
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六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
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
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

也言圜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
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
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
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
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
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
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
升九合膀横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
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
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話也話可齊

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缸也言其處似車缸故曰缸門即廣腸之門又名瞋也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手一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脉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脉從足

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合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求項上今言至胸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骸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脉都合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

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

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

浮沉滑濇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

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

呼吸上下手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

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

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

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陽寸口者五

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

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則行二十五度陰脈八行二十五度陰

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行身畢卽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也

蘇子古史曰子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黙扁鵲之説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説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是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水七